

晚清卷 ①

Guanling Fengsao
Sanbainian

管领风骚
三百年

许宏泉 / 著


閣下坡集閣印次廿元一部
廿四部需六百元曰人購富
虞和甫書價未交乞
索齋購紙廿竹帛在只八元一

近三百年学人翰墨

Jin Sanbainian Xueren Hanmo 管领风骚三百年
Guanling Fengsao Sanbainian

许宏泉 / 著

【晚清卷】①

 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近三百年学人翰墨·晚清卷①. / 许宏泉著. —
北京: 中华书局, 2013.3

ISBN 978-7-101-09064-2

I. 近… II. 许… III. 汉字—法书—作品集—
中国—清后期 IV. J292.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83899 号

-
- 书 名 近三百年学人翰墨·晚清卷①
著 者 许宏泉
责任编辑 包岩 赵明
装帧设计  设计·邱特聪 (010-87896477)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-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版 次 2013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2013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 /787×1092 毫米 1/16
印张 17 $\frac{3}{4}$ 字数 300 千字
印 数 1-4000 册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09064-2
定 价 65.00 元
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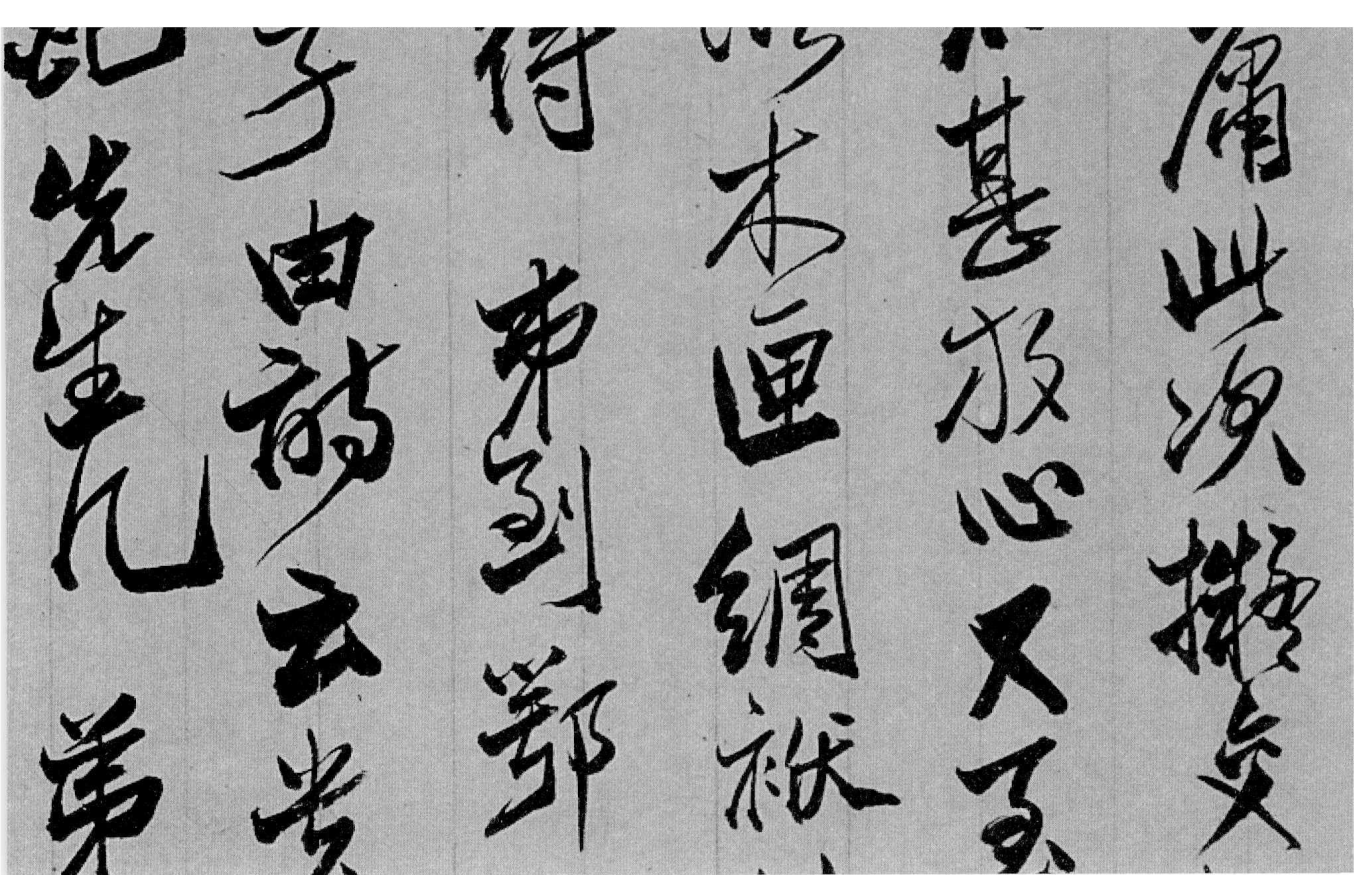


自叙

晚清进入民国，中华民族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新生，两千年的政体发生巨变，这种变化无疑是积极的。有意思的是，旧朝已往，以忠孝大义为人生理念的臣民却不再以“遗民”自居，而称之为遗老遗少，虽然他们对人生的信念和价值取向产生失望或怀疑，但同样也分享着时代进行的愉悦。对传统人文精神和旧式文化品格的坚守和怀念，犹如漠漠寒林中一抹绮丽夕阳。

“中国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旧文化传统”与“源出于西方”的“近百年才出现的一套新的生活方式”（余英时《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》），构成了文化传统与文化重建的文化生态，这种“剥离”无疑使得近现代文化进程一直处在一个矛盾之中，在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到那一群群努力坚守和追梦的人。蒋梦麟说过：中国“是一群有感情、有思想的凡人结合而成的国家。他们有爱、有恨；有美、有丑；有善、有恶；有成功、有失败；有时充满希望、有时陷于绝望。他们只是一群平平常常的人，世界人士不能对他分外的要求和期望”（《西潮与新潮——蒋梦麟回忆录》英文版序）。当我们重读这些翰墨遗札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慨，也许，只有在笔墨与纸素交结的时候，幽闭的心灵得以张显，而世界也渐渐远去。披图可读，有陈宝琛、梁鼎芬们的犹守旧辙，有王国维、梁济们的绝望，有樊（增祥）易（顺鼎）们的颓废，有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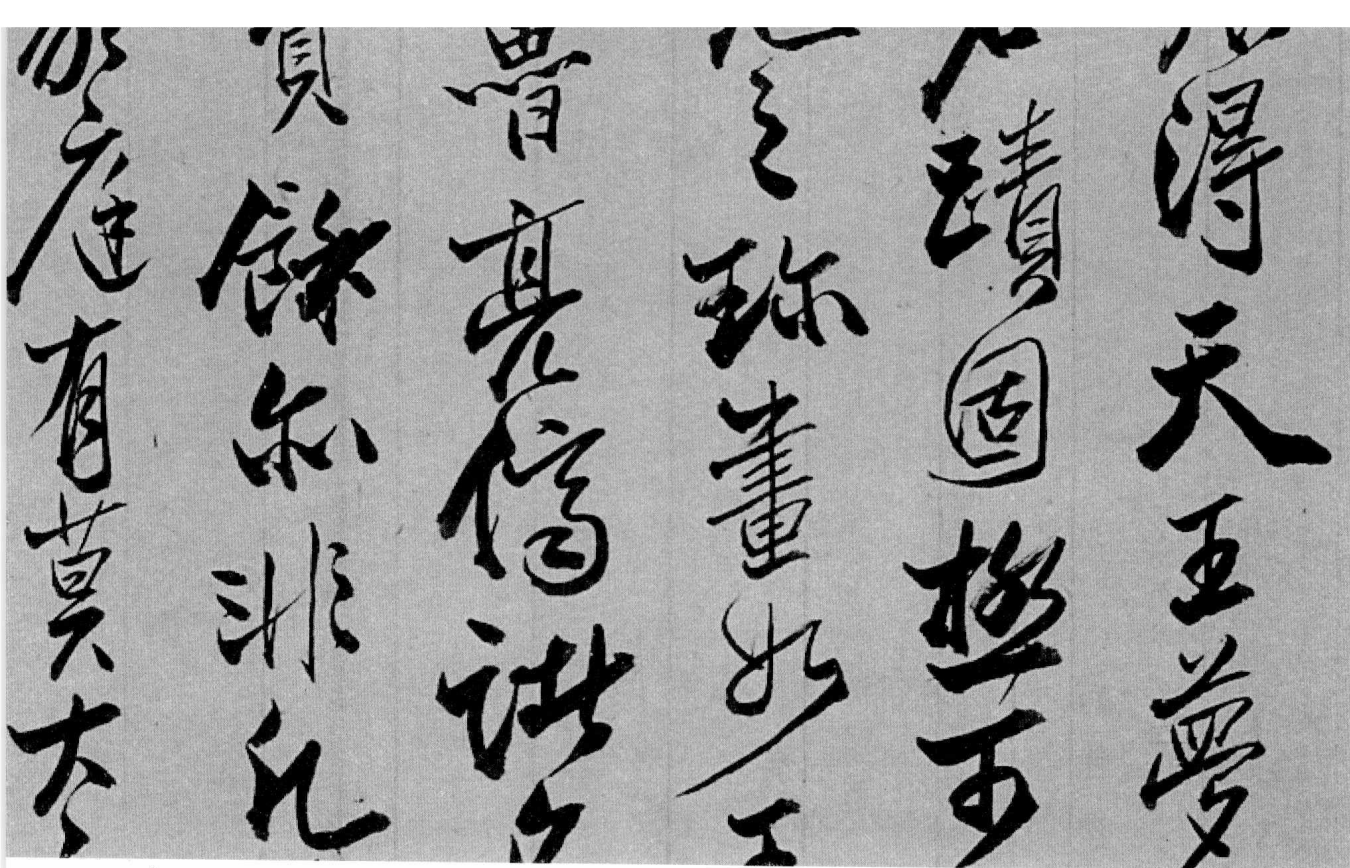
自叙



寒云的超然，也有王韬、康（有为）梁（启超）们的梦想。

余英时曾指出：“中国知识分子无形中养成一种牢不可破的价值观念，即以为只有政治才是最后的真实，学术则是次一级的东西，其价值是工具性的。”（《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》）以晚清遗老们对“学而优则仕”，到五四知识分子“其道未足以为己，而其志已在于为人”，直到今天，我们的思想界学术界仍然没有走出这一魔障。

如钱穆言：“今日者，清社虽屋，厉阶未去，言政则一以西国为准绳，不问其与我国情政俗相洽否也。扞格而难通，则激而主‘全盘西化’，以尽变故常为快。至于风俗之流失，人心之陷溺，官方士习之日污日下，则以为自古而固然，不以厝怀。言学则仍守故纸丛碎为博实。……”（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）从钱先生的“失望”中不难看出这是一时代之困顿，新旧流变，却没有找到一个最美善通道。周肇祥在《琉璃厂杂记》中开头就说：“新学初胚，国粹浸失”。忧患意识构成人性的觉醒，也成就人文艺术从倡优媚雅或一味超然中反思，或拔



乎时流，或独立而出，或砥柱中流。所以，读其书翰，丝毫没有感到他们因学术思想的迷惘而变得麻木，笔情墨韵间依然荡漾着对生命和世情所倾注的情愫，旧时明月，故国山河，一往情深。

“民国卷②”部分名录：

冯桂芬 鲍 康 陆绍曾 鲍源深 孙衣言 杨 岷 赵宗建 潘祖荫
 胡义赞 赵烈文 李文田 杨守敬 袁 昶 陈宝琛 叶昌炽 柯劭忞
 费念慈 金蓉镜 夏孙桐 庞元济 龚心钊 溥 侗（附姜妙香）
 罗瘿公（附程砚秋） 夏仁虎 孙宝瑄 姚 华 李宣龚 陈曾寿
 汪兆铭（附梁鸿志 王揖唐） 张东荪 陈寅恪 林语堂 朱东润

自叙

目 录

郑 珍	巢经巢中日月长	1
陈 澧	融汉汇宋老兰圃	9
顾文彬	过眼烟云怡园收	17
莫友芝	竹外山影犹草堂	23
曾国藩	理学名臣炼文正	31
陈介祺	万印压楼楼欲垮	39
刘熙载	艺概一卷开风气	51
彭玉麐	一生知己是梅花	59
端木埰	贞士之泪浇离骚	71
钱 松	含恨喋血印画斑	77
俞 樾	鹤影婆娑不老春	89
李鸿章	忍辱负重称中堂	99
张鸣珂	谈艺论词一寒松	107
李慈铭	越缙堂上有清风	113
谭 献	礼失求野词外仙	121
李鸿裔	苏邻小筑网师客	131
王闿运	喜笑怒骂皆文章	139

吴大澂	圆健内敛仰宗峰	145
洪 钧	情天恨海说状元	153
陈康祺	郎潜四笔广纪闻	165
吴汝纶	偏西贬中难医庸	171
冯 煦	探花厥功在乡邦	181
缪荃孙	艺风堂上云自在	189
王懿荣	发现甲骨第一人	197
樊增祥	千古合成一诗翁	209
黄士陵	牧甫印学开黟山	215
王鹏运	留得秋声付旗亭	223
盛 昱	郁华阁里翰墨香	233
沈曾植	沧海浴日仰斯楼	239
林 纾	茶香墨艳寄冷红	245
陈三立	埋梦来添一秃翁	251
徐 康	回首前尘总梦影	257
龚 橙	“生正逢时”悲半伦	265



鄭珍

郑 珍（1806 - 1864）

字子尹，晚号紫翁，贵州遵义人。道光十七年举人。任贵州荔波县训导。与莫友芝并称西南两大儒。精研经学、小学，崇尚考据。有《仪礼私笺》《乾輿私笺》《说文逸字》《说文新附考》《臯氏图说》《深衣考》《汗简笺正》《说隶》及《巢经巢集》《诗钞》《文钞》《明鹿忠节公无欲斋诗注》。《清史稿》有传。

郑珍——

巢经巢中日月长

一

前作莫友芝文，尝称清代贵筑学者我最爱莫邵亭和郑子尹。既获邵亭翰墨，更想子尹手泽。墨缘姗姗来迟，终于如愿得其书札一叶，他的本家郑逸梅先生旧藏，发表在《名人手札百通》。释文如下：

仲桓老弟夫子史席：

读手书，敬悉一是。蒙童读书是状元宰相第一关头，本是极难引进，如小儿只得仗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之法，以婉言导之。此刻初次上书，只好缓缓而来，一切务祈春风化雨，庶得潜滋暗长也。此请

暑安！

兄郑珍顿首

春风化雨，潜滋暗长，一语道出蒙童教育的妙旨。《巢经巢诗钞前集笺注》卷九有《夜听邻儿读》一诗，亦颇有趣，诗人夜闻邻儿读书，有误句，“因有感于与有其责”，作诗云：“诵书谁氏子，久听为停杯。误句愁墙隔，深宵见课催。父兄心不少，讽籀律难回。即事嗟无补，羞膺训导来。”刻画生动，此亦子尹诗之“写实”入微之特征。

郑珍与独山莫友芝并称西南两大儒。虽然子尹之学在《三礼》、《说文》，论者以其可承乾嘉遗绪，其初则致力于许、郑。支伟成《清代朴学大师列传》称其：

以为明训诂为读传注通经义之阶。其于二家，尊信最笃，既治三反，苟有惑则愤发覃思，又不合则群综诸儒之说，旁参曲证，必求一得当程、朱之义理而后已。如是者积三十馀年，始于三礼六书涣然冰释。尝谓：“遵义汉牂柯地，自郡人尹珍从许慎受经以教南域，后遂无有经术发闻者。”故毅然以道真自命。

又如李慈铭所称：“子尹《经说》虽只一卷，而精密贯串，尤多杰见。”但他的声望最终还在诗的领域。他的朋友莫友芝也曾看到这一点，说他“平生著述，经训第一，文笔第二，诗歌第三。而惟诗为易见才，将恐他日流传，转压两端耳”（《巢经巢诗钞序》）。事实上，道、咸以降，经学、小学似乎是以式微的态势在发展的，而诗歌毕竟文学，文学多少有其大众性。即便如此，子尹的诗名在今日恐怕也渐渐地接近地平线，越来越模糊。这是一个缺少诗意的时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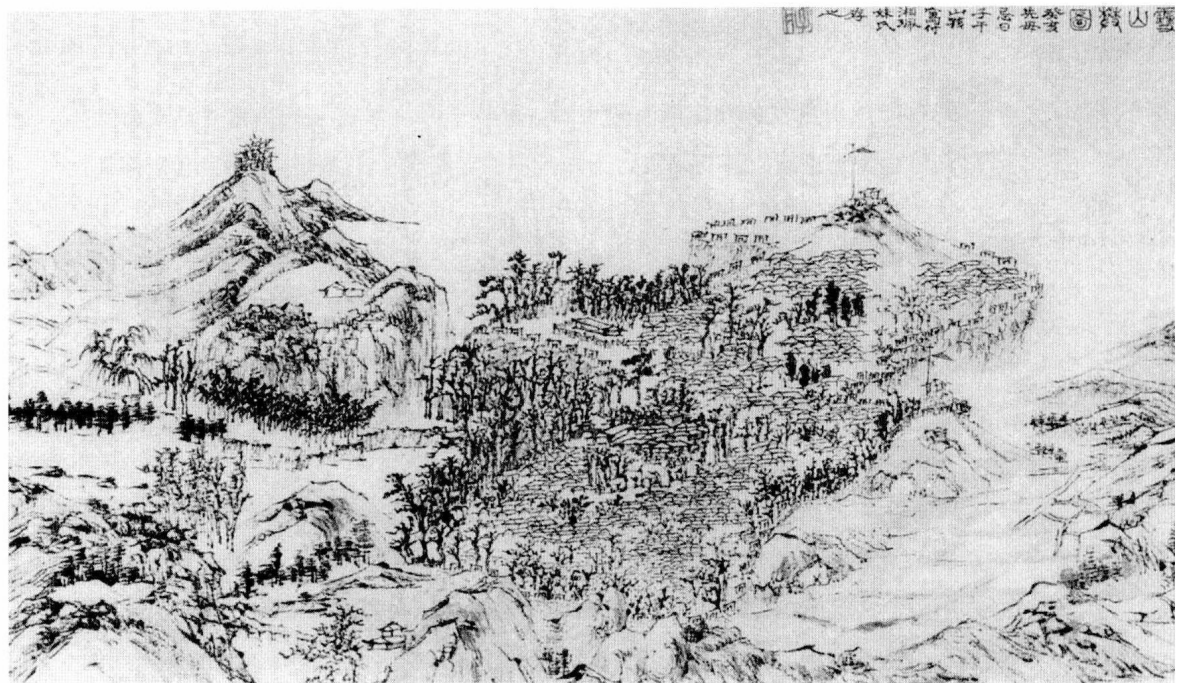
郑珍在清代诗坛地位和影响，蜀人赵香宋（熙）诗称：“绝代经巢第一流，乡人往往讳蛮陬。君看缥缈綦江路，万马如龙出贵州。”（《南望》）香宋于诗持论甚严，然于子尹却如此推称。又巴陵吴南屏（敏树）诗称：“子尹诗笔绝一代，似为本朝人所无。”郑珍外孙赵懿在《巢经巢遗诗跋》中特引之。

钱仲联先生《论近代诗四十家》亦云：

有清三百年，王气在夜郎。经训一蕃畲，破此天南荒。莫五与齐名，才薄难雁行。自注云：同光体诗人张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之帜，力尊《巢经巢诗》为宗祖。……子尹诗盖推源杜陵，又能融香山之平易、昌黎之奇奥于一炉；而又诗中有我，自成一家面目。……莫友芝与之齐名，但《郎亭诗》多以考订议论为诗，虽有山水及旅程之作，亦学古未化，非子尹之比也。

郑 珍

郑、莫二人名重西南，交谊亦笃。白敦仁先生在《巢经巢诗钞笺注·前言》



中谈到莫批郑诗事，云：

莫友芝手批《巢经巢诗钞》九卷（前集），今藏上海图书馆，所据为望山堂原刻初印本，前已论及。批语中有校订，有商榷，有评鹭，有轶事，有圈点，皆出莫氏手笔，想见当日良友切磋之乐。后集题《巢经巢未刊诗稿》，不分卷，楷书精钞，页二十二行，行二十四字，未知何人所钞。现藏贵阳博物馆。书中莫氏批语不多，仅十条。其中九条皆从另纸剪裁，贴于各诗边栏上方，经鉴定，确是莫友芝手笔无疑。

咸丰八年（1858）莫友芝以截取赴礼部，与郑珍在贵阳辞别，此后未曾晤面。郑珍作《论诗示诸生，时代者将至》（《巢经巢诗钞前集笺注》卷七）有云：

我诚不能诗，而颇知诗意。言必是我言，字是古人字。固宜多读书，尤贵养其气。气正斯有我，学贍乃相济。李杜与王孟，才分各有似。羊质而虎皮，虽巧肖仍伪。从来立言人，绝非随俗士。君看入品花，枝干必先异。又看蜂酿蜜，万蕊同一味。文质诚彬彬，作诗固馀事。……

此可以看作郑珍诗歌创作的审美取向。“言必是我言”、“气正斯有我”，已一别“性灵”诗派之唯美。如章士钊诗云：“西南两大儒，俱出群柯巅。经巢尤笃实，纂述纷云烟……”（《读郑篇》）亦道出子尹诗能真情实感而出之的特色。又如“笺注”《凌谱》云：“先生诗之独往来不屑寄人篱下。”固能雄秀而出西南。

三

郑珍于小学著述，如《说文逸字》、《说文新附考》。闲暇倒也略翻一过，不求甚解，《说文》毕竟吾本家之学，只想探个究竟看个热闹罢了。倒是他的《亲属记》竟能引起我的浓厚兴趣。据郑知同《后序》可知，《亲属记》初成于咸丰十年（1860），而付梓刊刻则在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，郑珍已去世二十二年。两年前，梁章钜的

《称谓录》也刊刻成书。梁书所涉广泛，郑著内容较为集中，故在当时都有一定影响。郑珍“精通古礼，长于文字之学，所加按语，在辨异同、订违失上，又颇多可取”（见中华书局《称谓录·亲属记》“点校说明”），因此可补《称谓录》之不足。赵恺在“跋二”中称：“征君以考类名物之书皆以大备，而于人世九族三党之丽，瓜附萝蔓之亲，无不征礼考俗，一一名而著之，盖于改正《释亲》而已大具萌芽矣”。同时，亦可填补传统小学研究的门类空白。

其卷一释“父”称：“曰翁、曰叟、曰爸、曰蕃、曰爹、曰爷……”等等。每忆儿时村中儿童呼父为“爷（以遮切）”，以为风俗之谬，以为“爷爷”与“父”称谓混淆，今见郑有释云：

《玉篇》：“爷以遮切。俗为父爷字。”按爷本止作邪，《宋书·王彧传》：“子绚，六岁读《论语》‘郁郁乎文哉’，外祖何尚戏曰：‘可改邪邪乎文哉。’”以郁是其父嫌名也。

又举古《木兰诗》：“军书十二卷，卷卷有爷名。”可见吾乡之俗称亦渊源有自。

释“爹”，曰《广韵》：“爹，屠可切，北方人呼父；陡斜切，羌人呼父也。”然吾乡儿童呼“老爹”（“爹”读“资”音）则为爷爷，可见乡风之大异。所谓各地各乡俗。而呼父别有“大”之称也。

至于“舅”、“甥”、“姨”、“妯”、“妯娌”、“连襟”以及表亲等诸多称谓随“计划生育”政策既久则越来越陌生；则若“庶母”、“门子”等等则因时代变迁，亦早已只可见诸文献记载了。

白敦仁先生在《巢经巢诗钞笺注》的“前言”中有称：“访问子午山望山堂遗迹，拜谒子尹先生墓。”我虽曾足至贵筑，却未往遵义，亦不知子尹先生墓在焉，倒是在先生的画上见到了“竹影山房”。子尹之画，格古趣新，渴笔出之，自有苍茫朴拙的金石气息。贵州博物馆藏其《爪雪山樊图》，鸟瞰群山，气象浑莽，绝非“文人画”逸笔草草者可以梦见。

仲桓之弟夫子史序

讀之可敬者一是古

童演書是狀之筆如以第一閱以本是極難引進

如小兒祇得仗盤夫子循之然善誘人之法以婉言

導之此刻初次善只好緩之而求一切務於

喜氣化為悲乃潛滋暗長也此法

累安

兄鄭汝吉

